翠袖乾坤

伍淑賢

獨抱琵琶望

紅線女仙遊，傳媒播出她早年粵曲代表作《昭君出塞》。如果父親還在，一定十分難過，因為他是超級粉絲。有一次跟前輩唱卡拉OK，我全首《昭君出塞》唱足，非常享受，他們都奇怪我為甚麼熟悉年代久遠的女姐名曲。原因很簡單：小時候老爸常在我床頭播這唱片自娛，我聽得很熟。我是聽《昭君出塞》黑膠唱片長大的。

老爸跟很多經過戰亂的人一樣，劫後餘生，都不大講從前，一生就是做，也沒甚麼娛樂。據大哥說，和平後，老爸工餘最喜歡去上環和油麻地的酒樓飲夜茶，那些地方有歌壇，有伶人唱粵曲。喝杯茶，吃個蓮蓉包，所費無幾就可消磨一晚。有點像《一代宗師》裡，葉問跟宮二訴衷情那段戲的背景場景。我也跟大人去過一次，印象很深。

後來無綫開台，大眾娛樂為之一變，歌壇式微，老爸只好跟大伙兒看《歡樂今宵》。大姐工作後，有點零錢，買了部飛利浦手提唱機，當時是很潮的玩意，老爸也很喜歡。我們買Bee Gees、Carpenters黑膠唱片，老爸卻不知從哪兒買來兩張唱片，一張就是紅線女的《昭君出塞》，封套畫了個手抱琵琶的馬上王昭君，披綠色斗篷，風雪交加，在Youtube仍可看到。另一張是廣東音樂，封套寫着「將軍令」或「賽龍奪錦」，已記不清。聽曲時，老爸總是閉目靜坐，不知是養神還是想一些我們永不會知道的事和人，很享受的樣子。

那張《昭君出塞》，女姐是用她早年較嬌嗲的風格唱的，但唱功已非常成熟。曲詞一流，層層推進，到最後成就一幅豐富的心底風光，多久都不會忘記。別的不說，單是頭一句「我今獨抱琵琶望」就先聲奪人，結尾的「王昭君心忙意亂，前路茫茫」，是完全開放式的收法，我小時候就想，原來文章可以這樣寫。後來的《昭君出塞》版本，帶革命老氣，不喜歡。大家在Youtube可挑她早期唱腔的版本來聽。

紅線女離去，豈只深切懷念，直是藝海星沉。謹代表不在的老爸向她致意。

琴台客聚

黃仲鳴

「老土先生」走了

「風起了，我要隨風遠去，繼續我的獵奇尋寶之旅……」吳昊隨着冷冷的寒風去了。這是他的遺言。早在暑假，已聞他癌症復發。九月中和劉天賜談起，他說吳昊很樂觀，笑對死神。不錯，自二〇〇〇年代初戰勝癌魔後，他重活了這麼多年，寫了這麼多文章，出了這麼多書，他可算無憾了。但六十六歲的生命，在現代社會中，畢竟不是長壽。

二〇〇六年，我有兩位學生要訪問他，我一通電話打過去，吳昊爽快答應了。年輕的學生對「吳昊」這名字感到好奇，說：用回真名「吳振邦」不是很好嗎？吳昊解釋：

「『振邦』只是一個普通名字。讀書時一直覺得父母改的名字普通，像我上世紀四十年代出生的人更甚。當時中國多苦難，有軍閥割據有抗日，『康邦定國』觀念便投射在每一父母的心中，希望子女將來即使不是康邦定國，也應負起社會責任，『強國』、『振邦』等老土名字便順理成章被廣泛採用，所以我們幾兄弟的名字也是很老土的。」

他還說：「我年代的人很早熟，中四至中六時心智已成熟，那時候空餘時間亦較多，所以便向《明報》、《星島日報》及一些周刊投稿。我心想『吳振邦』可能世上也有很多人，又怕那些文章很羞家，改個特別的名字較好。最後選了近似簡體字『吳』的『昊』字，予人印象較強及深刻。上大學後續用這筆名開始寫專欄，並替兩份周刊及報紙寫影評。大學畢業不久便進入無綫電視擔任編劇。當編劇更需要筆名，遂延用這筆名至今。」

原來如此。他還笑對學生說，用筆名的最大好處是，寫文章有時會得罪人，但任他們怎樣搜索偵查，也不會知道「吳昊」就是「吳振邦」。哈哈！吳昊想得多「美滿」，然而名聲漸響，他想「隱瞞」身份也不行了。

吳昊在學生的心目中是個「好好先生」。他本在電視台工作，後來轉型變了教授，只因：「我不喜歡電視台太複雜的人事關係和利益鬥爭。我有很多興趣，對此類鬥爭提不起意慾。權力鬥爭只是沒有其他興趣的人才去玩弄。我最看不起的就是沉醉權力鬥爭的人，因為他們的生命空虛，很多東西也不懂，只懂玩弄權術。我能看破已經是一種福氣。八九年電視台人事變動相當大，終於在九月時我選擇離開，執起教鞭。對離開無綫絲毫沒有失落感，只是意興闌珊。」

重閱當年學生的訪問，百感交集。

吳昊還是「老土先生」，他一頭栽進「老土」裡，成為香港的掌故專家，出了五部《老香港》的書。猶憶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常上香港大學圖書館，多番遇見他在搜尋資料寫博士論文，是有關近現代婦女的服飾研究。二〇〇六年，他這部大著《都會雲裳：細說中國婦女服飾與身體革命(1911—1935)》終告出版，印製精美。一書送到我手上時，真的是愛不釋手。

吳昊不僅是香港的「老土先生」，還是中國的「老土先生」。

■這書是吳昊的力作，圖文並茂，印製精美。 作者提供圖片

海闊天空

蘇狄嘉

旅行團的潛規則

十九天南高加索之旅，說長不長，話短也不是短，遊逛下來，忽忽間已到旅程尾聲。

回程航班在莫斯科中轉，因接駁時間差異，就決定在此留一個晚上，正好利用次日的半天自由活動時間、補遊年前錯過了的普希金國家美術博物館和救世主大教堂，兩個景點都在莫斯科市中心，離居停的酒店也不遠，就來個自由行可也，終於回復慣常的旅遊模式！

參加旅行團，事事有專人關顧安排，行旅中輕鬆放心，自是極佳的旅遊選擇。但參加旅行團，亦有潛在的規則，參與者需要尊重和遵守，才能達到「衆樂樂」，同行共樂！而最基本的規則，莫如「守時」和「包容」。

團友中有醉心拍照，每到一個景點，寧放棄聆聽導遊小姐講解，下車第一時間便逕自取景拍照，錯過集合時間，不惜連聲「對不起」，也仍爭取最後一聲「卡擦」！倒是辛苦了領隊，到處追趕鴨仔般、催促各人歸隊上車。

若只是遲到十分、八分鐘，大家當然會體諒，畢竟旅行不是行軍，就包容算吧。可是，遇着購物狂團友，錯過集合時間逾四十五分鐘，守時的團友被罰呆等，就真是苦不堪言，還以為錯報了購物團。

行旅中，大部分是五星級住宿，房間規格安排偶或有未如心意，但也盡可包容將就一晚半夜，何須動輒發怒，為難領隊千方百計張羅、甚至出動「苦肉計」調換房間！這可也是關乎個人的修養吧。

除了房伴靚太，與四十位首次見面的陌生人，同遊共食十九天，是人生第一次，自問非宅人，但也需要時間適應，故此對有特殊社交技巧，可以一下子熟識四十人，不但默記名字，連過去現在都瞭如指掌，怎不令人羨慕！

百家廊

朵拉

剛從韓國回來

「我剛從韓國回來。」現代人，尤其是現代女人，如果這樣跟你說，你要是問「去逛了哪個旅遊景點？」算是夠愚蠢的問題，倘若再繼續賣弄「南大門市場？東大門市場？呵呵，知道了，一定是仁寺洞，明洞？釜山海雲台？雪嶽山？五台山？」女朋友不停搖頭，自作聰明的人一而再追問「對了！自然遺產之旅濟州島？」OK，至此你可以停止了，不要再問得彷彿要找一把柄來握住，你的問題很明顯地表示，你沒有追上時代潮流。

今天的韓國之旅，即是美容之旅，你只要多看一眼兩眼，就會發現你的女朋友起碼年輕了五歲。

可能笨男人會說，多五歲少五歲有什麼差別？是的，那是針對十八至三十四歲年齡層的女人。至於那些已過了三十五歲不在青年隊伍的女人，不要說多一年，多一個月都有極大的分別。你把三十五歲的女人，說成她三十六歲，她可能沒辦法真的殺死你，但她在心裡詛咒你是一定的。

其實女人真正重視和計較的並非年齡，而是面貌。年輕時不論面容是否姣好，那一看便分明的緊繃彈性皮膚，光滑細嫩臉蛋，眉間無皺紋，兩頰無黑斑，一副青春活力模樣，就是叫自己寬心，叫男人動心的原因。

年輕因此和貌美掛上等號。

從小老師教導，外表不重要，內在最永恆。這些年來也不是沒有不斷拚命自我灌輸這深具鼓勵性的思想，這種行為確實多少有點是在進行自我麻醉。自認不是膚淺的人，花了很多時間和功夫給自己培養優雅的氣質，不過，如果有美貌，就可以享受在巴黎高級餐廳獲得安排坐在絕佳位置的特權，也沒有不好。根據巴黎《鴨鳴報》周刊向記者爆料：位於龐比度中心的黃金地段和羅浮宮附近的某CAFÉ，餐廳職員在受訓時接受以下指示「把長得不怎麼樣的顧客，打發到角落處用餐，至於貌美顧客就帶到顯眼的位置。」難怪我們到巴黎，偶爾停歇疲累的雙腳，坐下來喝杯咖啡，抬眼一看，怎麼圍在身邊的全是俊男美女？這則新聞解決了收在我心中良久的自卑感。

自卑感不是什麼好現象，最近有個知名洗髮精品牌，發起了一個「真正美麗的素描」運動。請來具專業背景的素描師，然後不讓素描師看見他即將要素描的人，兩人隔着一道簾子，透過畫像的主角將自己的外貌仔細形容，讓素描師單憑描述來素描。畫像完成後，再請另一個不認識的第三者，由他來描述畫像主角的長相，結果發現，兩張畫像，自述和他述，差別距離頗大。

自己形容自己的樣貌，往往極端不滿意「很深的黑眼圈，很大的眼肚，黑斑大而多，額頭滿是皺紋，嘴角細紋向下」，一些臉上的小小缺點全部被超強誇張了；但是，第三者的客觀角度卻有很大的不同，瑕疵變少了，強調的缺點部分被稀釋了。兩張畫像畫的原本是同一人，結果看起來卻是兩個不同的人。

人對自己要求太高，也不是好的現象。現代人越來越容易失去自信應該是被那些八卦周刊裡的明星照片陷害的。在娛樂雜誌裡看起來「精美絕倫」的女明星圖片，大多經過電腦長時間悉心處理，獲得艷光四射的效果才印刷亮相，缺乏頭腦的笨蛋讀者才會相信圖片中的樣貌和身材是真材實料。更多時候，那位你艷羨的美人真身本尊走到你面前來，你看半天可能也認不出來這肥胖健碩女子是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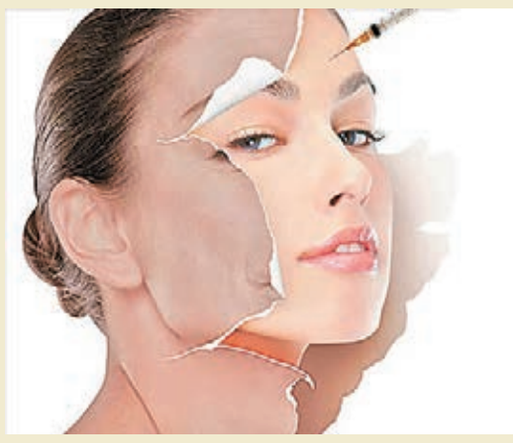
真相雖然終於大白，水落下去石頭終於露了出來，但是，女人對自己樣貌的苛求照樣不會放過自己，身材苗條的女性，每天日夜提醒自己要記得減肥。單眼皮也是一種美這樣的話聽在單眼皮美女耳朵裡認為你無非是在做童子軍應該的日行一善，給她善意的安慰。老嫌長得不夠高的女生，24小時感覺腿不夠長，非要穿高跟鞋不肯外出。美女有個樣，濃黑的眉毛必須彎彎，雙眼皮的眼睛要大而圓，鼻子非挺直不可，嘴唇厚薄需適中，嘴角要兩邊上揚，一張臉照顧完美了，還有頭髮、耳朵、頸項、肩背、胸部、腰身、臀部、大腿，小腿，再到足部手指腳趾加上指甲等等，難度和煩瑣實在有太高太多，女人為此一生忙碌不堪，還能夠照顧其他的什麼嗎？

單靠想像，也曉得整容的痛楚。平常被刀割那麼一條細縫線，就以「痛不堪言」形容，為了美貌，要開刀切割這邊那邊，並非易事。女人卻深具百折不撓的精神，堅定不移的意志。最近看到有人呈獻一份最新的研究報告說，新生嬰兒的視力雖然還沒發育好，只能看清楚大約三十厘米遠的物體。他們並且還是色盲，無法很好地分辨顏色，但是當美國埃克塞特大學的研究人員選擇一系列女人頭像的照片，分為兩組，讓剛出生一至七天的新生兒觀賞，結果發現，所有新生兒都花更多時間去看美女照片。希望這是一個誤會，要不然對愛美的女人真是百上加斤。我有時候抱新生兒，他們都會大哭大鬧，朋友很諒解地跟我解釋，你長得太瘦了，骨頭太多，嬰兒被抱的時候不舒服，就會哭鬧。我也很願意接受這個理由，或說是藉口。看過這最新報告以後，我再也不會隨意去抱新生兒，因為他們居然分得清美女和醜女。

這個社會實在太不公平，生為醜女，已經很不幸，在努力地邁向內在美好的路上，遇到一樁又樁的沮喪事件，叫人不患上抑鬱症也很難。如今流行到韓國給自己臉部全身小整修，叫做微整形，據說價錢還可以，痛苦也不大，重點還在修得很自然，回來後大多親戚朋友都看不出來。醜女正在懊惱氣恨，且猶豫不決，又有一女友從韓國回來了。她送來一包人參茶，我很時髦地問她「修了哪裡？」女友以詫異眼光看我「濟州島知性之旅，或叫修心之旅。」我訕訕「以為你去微整形呢！」希望她看我坦白就會從寬，不笑我思想幼稚兼淺薄。

想了一下，比我更坦白「這次其實有在想，只是不夠勇敢，下回吧」。

她再想一下，佯裝一副好像是順便，加了一句「你，要不要一塊去？」



■網上圖片

生活語絲

吳康民

再見北京飯店

我赴北京開會，住得最多的兩家酒店，一是北京飯店，二是港澳中心（瑞士酒店）。

全國人大第六屆開始，住的都在北京飯店。我有五屆共二十五次會議時住此，大概住過近三百天。我擔任特區成立之前的籌備委員會、預備委員會委員，在京開會也逾三十次，則住在港澳中心約百多兩百天。

二〇〇八年退下，甚少到北京開會，當與這兩家飯店「絕緣」。偶有去京，住的都是另外的酒店。

這一次參加潮州商會訪京團，又住進北京飯店，「故友重逢」，分外親切。

可惜北京飯店已略見殘舊，特別是空調的中央系統未有改進，悶熱如故。昔年我們住此開人大會議時，只好要求每房加一個噴霧器，以增加濕度。同時晚上開開窗子，聊減乾燥悶熱之感。但這一次團友們都不習慣，要求「搬竇」。終於住了兩天，便搬去金融大街的威士汀酒店。

北京飯店因為地處北京市中心，鄰近天安門和人民大會堂，旁邊又是商業區王府井和東單，購物方便。正所謂「皇帝女唔憂嫁」，加上是北京市委經營，所以令人有守舊之感。

北京飯店向有「老中青」三座之稱。因全店由三幢不同時代建成的建築物組成。中座是清末所建，故稱為「老」；西座是民國初期建成，是為「中」；東座最高，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所建。據說當年為周恩來總理特批建成，是為「青」。但「青」已逾四十多年，又將步入「老年」了。加上改革開放以後，北京已增建數十座新的五星級酒店，北京飯店風光不再。

由於競爭劇烈，北京飯店「老」的一座，已與外資合作，重新裝修，設備頗為豪華。我們開全國人大會議期間，曾在該重修的一座住過一次，果然印象大不相同。但因為付的公款要和外資分賬，不大合算，往後便重回「青」的一座。

除了空調等缺點外，兩家提供早餐和自助餐的餐廳也乏善可陳。而地窖部分則租給一家潮州人經營潮粵菜酒家。但菜價極貴，多年前在此吃一桌酒菜，已需逾萬元，今天又不知何價了。

思旋天地

思旋

聖誕夜

又到聖誕，又到聖誕。

中西文化薈萃的香港，最可愛之處就是世界各地節日都可在香港分享到快樂。香港是文化包容的地方，尤其是聖誕節。而我最喜愛的是平安夜。這一晚，戶外到處可見歡樂人群，而我非教徒，但我喜歡看和聽一班又一班的信徒，聯群結隊報佳音。特別愛聽那一首「平安夜，聖善夜，萬暗中，光華射……」《平安夜》聖誕歌。

每一年聖誕夜，數十年來都與家人親友在一起慶祝吳多泰博士生辰，就算博士仙逝快十年了，這個紀念晚會也未有曲終，依然相聚在一起齊唱《友誼萬歲》。吳博士生前老友、鄉親，以及家人甚至不請自來，都記得這個日子。最令人感動的是親友們都搶着唱吳博士最喜愛的那首歌——《月亮代表我的心》。這首歌是鄧麗君眾多名曲之中，最經典的一首。最近，有「香港鄧麗君」之稱的年輕音樂家鄭穎芬為紀念鄧麗君舉行演唱會。我約了知己良朋齊齊去新光戲院捧鄭穎芬之場。當晚小芬單就她個人已唱了十多首名曲，歌藝大有進步，人靚歌甜，歌迷愈來愈多。鄭穎芬是新移民組織的天使，在我眼中，鄭穎芬是新移民一面旗幟。她畢業於福建廈門大學藝術系，移民香港後，不斷努力奮鬥，在藝術上如此，在社會服務參與也是十分努力。假以時日，她的歌藝和名氣必定會如日方中。我認識她快十年了，她融入香港已是一個道道地地的香港人，懷着香港拚搏精神的她，得到各方友好支持。毛澤東一百二十周年生辰展覽，毛澤東女兒李敏對鄭穎芬也極之愛護。毛主席展覽組委會製造了毛澤東紀念章，用陶瓷作主體四周鑲上水晶石，十分美觀又有收藏價值。

淑梅足跡

車淑梅

堅強的母親

冬至、聖誕、新年全是普天同慶的日子，但，對於剛辦妥離婚手續的羅霖，這全是寂寞的節日嗎？「不，我跟父母住在一起，三個兒子也過來度節，雖然沒有以前的大場面，我也高興，人少了，沒有那麼複雜。」

這位九一年亞姐冠軍依然貌美，手腳白滑：「我當年是空姐嘛，聘用條件之一，凡別人看見的皮膚都要雪白無瑕以免引起乘客不安。」空姐只是高空服務員。「非也，我們並非主力照顧大家飲食，最重要是擁有足夠的安全知識，懂得應付。」她入行三個月，還未滿半年試用期，已在印尼上空遇上引擎着火，飛機師內部通知正在滅火，盤旋半小時才可降落。她一邊鎮定安撫客人，一邊禱告希望可以再見父母。

羅霖和母親的感情特別好，由空姐至選美，媽媽都從旁鼓勵，當然至認識劉公子，「我對他無甚好感，從傳媒中知道他太多緋聞，後來熟落了才慢慢改觀。」又一嫁入豪門的圈中女子，「不，不是什麼豪門，我認為豪門是多代以來都是書香世代，他們只是較富裕，生活有車有樓，就跟很多人一樣，當年我們也沒有收過一毛錢的禮金。其實娛樂圈女孩真委屈，有些家庭會認定圈中人都貪慕虛榮，其實哪一行都有這樣的人，圈中也有很多賢良淑德的。」

羅霖形容十八年的婚姻生活是一場惡夢，「若非導火線出現，我會啞忍一世，我很傳統，認定結婚不許離婚，我從來不說離婚二字，直到今次開口了，表示我絕不回頭。」

什麼導火線她沒有說明，是三年前舉家遷入內地所影響？「這也不是主因，不過三個兒子卻不大適應，整天嚷看要回來。丈夫是一家的頭，我會支持他的決定，也勸服孩子多融入上海，也常請同學回家吃飯聚會。可惜，小朋友的態度叫人失望，由入屋至離開一句招呼也沒有，漸漸兒子的禮貌也變差了，這是我最擔心的。」結果在年半後他們逐個搬回來了。

羅霖離婚沒有給孩子太多的解釋：「大仔十七、二仔十六，細的也八歲了，大的很清楚，他們看在眼裡的，我不說就是免得影響他們對父親的形象。」離婚婦人至今的最深感受，人家以為你再沒有「靠山」而欺負你，幸好亦有很多好朋友對她支持。她直言：「我會努力，讓孩子看到我怎樣堅強渡過難關，這是身教。我也不會讓自己孤獨終老，三年後一定找一個伴。」三年後？就是要等孩子年紀再大一點，這，這便是母親的心願。